

生命医疗史系列：帝国与现代医学



[生命医疗史系列：帝国与现代医学_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李尚仁 编

[生命医疗史系列：帝国与现代医学_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评论

作者们提出的很多话题大概只有在TW的语境下才觉得亲切有味

正版 包装好 省的跑书店了

中华书局的生命医疗史系列。

强烈推荐大家阅读阅读

太棒的书了 经典之作

从中汲取社会史视角下的营养

医学在近代帝国的扩张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，也是建构殖民现代性与塑造被殖民者身分认同的关键力量。研究东亚的现代医学史，必然会触及到殖民与後殖民研究的课题。要理解现代医学扩张的历史，国家疆界与国族主义的分类范畴并无法提供适切的分析架构。《生命医疗史系列：帝国与现代医学》企图超克国族主义史学的局限，透过跨帝国的研究视野和新的史学想像，来探讨帝国与现代医学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。

医学在近代帝国的扩张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，也是建构殖民现代性与塑造被殖民者身分认同的关键力量。研究东亚的现代医学史，必然会触及到殖民与後殖民研究的课题。要理解现代医学扩张的历史，国家疆界与国族主义的分类范畴并无法提供适切的分析架构。《生命医疗史系列：帝国与现代医学》企图超克国族主义史学的局限，透过跨帝国的研究视野和新的史学想像，来探讨帝国与现代医学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。

1879年，日本因霍乱流行的冲击，地方官厅为施行防疫之便，设置町村卫生委员及府县卫生课。然而1886年官制的改革，设置警视总监，却废止町村卫生委员；原本属府县卫生课的权限，又转移到警视厅第五课由警察掌管，第五课职务又局限于防疫工作。当时内务省卫生局长长与专斋认为：这是卫生制度的退步。后藤在该书之中的批评为：将协同自治的事务转移、集中于国家的官治，颇不得策，而且倒行逆施。就当时日本卫生制度而言，这不仅造成府县卫生课与警察有关卫生事务之争，也使卫生局期待的综合预防体制无法实现。

相较而言，后藤在《制度论》中赞许英国自治政体的优点。即“所谓自治是遵循国家法律，立于政府监督之下，以名誉职构成行政机关，地方的支出由其地方支办，自定内部条规而有自主之权”。以及“国家有自治机关之必要，原因有二：（一）个人一方面是国家臣民，一方面为自由人民。（二）个人生活状态因时间、场所、发展状况而有所不同，因此不能以相同方法治理之”。而英国卫生制度的优点在于自治主义，即“凡卫生之事可依据地方性的，尽量委任各地方官厅全权处理；另一方中央官局也有管理监督之

必要”。换言之，无论就卫生行政的扩充，或基于地方发展的差异性，地方自主或自治的卫生活动皆有其必要；中央机关仅担负监督及统合之职责。

梁武帝在位48年，绝大部分时间可算“海晏河清”，梁朝虽偏安江左，但仍能在相当程度上以华夏文化正统的继承者自居。大约在普通六年（公元525年）前后，梁武帝忽发奇想，在长春殿召集群臣开学术研讨会，主题居然是讨论宇宙模型！这在历代帝王中也可算绝无仅有之事。

这个御前学术研讨会，并无各抒己见自由研讨的氛围，《隋书·天文志》说梁武帝是“盖立新意，以排浑天之论而已”，实际上是梁武帝个人学术观点的发布会。他一上来就用一大段夸张的铺陈将别的宇宙学说全然否定：“自古以来谈天者多矣，皆是不识天象，各随意造。家执所说，人著异见，非直毫厘之差，盖实千里之谬。”这番发言的记录保存在唐代《开元占经》卷一中。此时“浑天说”早已在中国被绝大多数天学家接受，梁武帝并无任何证据就断然将它否定，若非挟帝王之尊，实在难以服人。而梁武帝自己所主张的宇宙模型，则是中土传统天学难以想象的：

四大海之外，有金刚山，一名铁围山。金刚山北又有黑山，日月循山而转，周回四面，一昼一夜，围绕环匝。于南则现，在北则隐；冬则阳降而下，夏则阳升而高；高则日长，下则日短。寒暑昏明，皆由此作。

梁武帝此说，实有所本——正是古代印度宇宙模式之见于佛经中者。现代学者相信，这种宇宙学说还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教的圣典《往世书》，而《往世书》中的宇宙学说又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1000年的吠陀时代。

召开一个御前学术观点发布会，梁武帝认为还远远不够，他的第二个重要举措是为这个印度宇宙在尘世建造一个模型——同泰寺。同泰寺现已不存，但遥想在杜牧诗句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中，必是极为引人注目的。关于同泰寺的详细记载见《建康实录》卷十七“高祖武皇帝”，其中说“东南有璇玑殿，殿外积石种树为山，有盖天仪，激水随滴而转”。以前学者大多关注梁武帝在此寺舍身一事，但日本学者山田庆儿曾指出，同泰寺之建构，实为摹拟佛教宇宙。

“盖天仪”之名，在中国传统天学仪器中从未见过。但“盖天”是《周髀算经》中盖天学说的专有名词，《隋书·天文志》说梁武帝长春殿讲义“全同《周髀》之文”，前人颇感疑惑。我多年前曾著文考证，证明《周髀算经》中的宇宙模型很可能正是来自印度的。故“盖天仪”当是印度佛教宇宙之演示仪器。事实上，整个同泰寺就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“盖天仪”，是梁武帝供奉在佛前的一个巨型礼物。

梁武帝在同泰寺“舍身”（将自己献给该寺，等于在该寺出家）不止一次，当时帝王舍身佛寺，并非梁武帝所独有，稍后陈武帝、陈后主等皆曾身佛寺。这看来更象是某种象征性的仪式，非“敝屣万乘”之谓。也有人说是梁武帝变相给同泰寺送钱，因为每次“舍身”后都由群臣“赎回”。

[生命医疗史系列：帝国与现代医学_下载链接1_](#)

书评

[生命医疗史系列：帝国与现代医学_下载链接1_](#)